

~~139~~
~~12~~

14
139
12



門 1 曾
號 129
卷 12

記事珠

讀書數真珠以記

唐 馮贄纂

于授幼時家以綠真珠勝為簾押授讀書數真珠以記
日輒一遍

玉女進食

嵩高山下有石室名謨觴內有仙書無數昔之人方回
讀書于內玉女進以飲食

馬嵬錦鞍

記事珠

一集

揚貴妃死之日馬嵬媪得錦襦鞋一隻遇過客一翫百錢前後獲錢無數

續骨膏

武帝以金彈彈鳥破其白光琉璃馬鞍甚悔恨之李少君取續骨和豨膏接之映日而視初無損處

自然簾

徐福爲始皇作自然之簾懸于宮門始皇抱文珠置膝上其簾便下去之則簾自捲不事鈎也故又名不鈎無字碑

趙崇凝重清介門無雜賓慕王濛習其長之風也標格清峻不爲文章號曰無字碑

安石榴

李漢碎胡瑪瑙盤盛送王莒曰安石榴莒見之不疑既食乃覺

香尉

漢雍仲子進南海香物拜洛陽尉人謂之香尉

蒲桃髻

小兒髮初生爲小髻十數其父母爲兒女相勝之辭曰

蒲桃鬻十穗勝五穗

魚脊出金釵

以歷中西陽人見釣魚師有魚腦貫黃文愛而買歸食而日上出金釵一隻長六寸

惜春御史

穆宗每宮中花開則以重頂帳蒙蔽欄檻置惜春御史掌之

邈邈尚書

汝陽王璿取雲夢石甕泛春渠以置酒作金銀龜魚浮

沉其中為酌酒具自稱釀王兼邈邈尚書

糠市

洛陽振德坊皆貧民例享糠糠之薄賀知章曰為糠市

碧落侍郎

沈羲為仙人所迎見老人以金按玉盤賜之後授官為碧落侍郎

獵蠅記室

盧記室多作脯腊夏則委人於十步內扇上塗錫以撲蠅脯以青紗障隔塵土時人呼為獵蠅記室

噴墨

班孟博墨一噴皆成字，紙各有意義。

九花虬

代宗時，范陽貢馬，額高九寸，其虬龍也，身被五花，絃號九花，虬後以賜郭子儀。

茗戲

建人謂鬪茶為茗戲。

溫柔鄉

成帝謂合德為溫柔鄉，曰吾老是鄉足矣，不能效武帝。

東白雲鄉也

狐穴詩人

唐末有喬子曠者，能詩，喜用僻事，時人謂之狐穴詩人。

寶井

范蠡收四方難得之貨，或藏之井，壻謂之寶井，麗色溢於閨房，謂之游宮。

瓊厨金

光武皇后弟郭况家，工冶之聲不絕，人謂之郭氏之室，不雨而常，東京謂况家為瓊厨金穴。

粧點芳草

午橋莊小兒坡茂草盈里晉公每使數羣羊散守坡上
曰芳草多情願此粧點也

貴家棋子

開成中貴家以紫檀心瑞龍腦為棋子

桃花醋

唐世風俗貴重葫蘆醬桃花醋照水油

睂目如畫

馬按睂目如畫

篴聲

齊世祖于南康郡作樂有絲無管空中聞有篴聲調節
相應

鮫人淚

鮫人之淚圓者成明珠長者成玉筍

歌兩曲

絳樹一聲能歌兩曲二人相聽各聞一曲一字不亂人
疑其一聲在鼻

沈約集

謝秘書平生不嗜書獨愛沈約集行立坐臥靡不諷詠

女即請書

貞元中許商舟行湖中青衣迎入一府女即請書江海賦碧玉硯銀水玻璃黎爲匣

恨不讀書

沈攸之晚好讀書手不釋卷嘗歎曰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

聚芳圖百帶

崇測春遊山谷見奇花異草則係于帶上歸而圖其形

狀名聚芳圖百花帶人多效之

沈休文

沈休文多病六月猶綿帽温爐食薑椒飯不雨則委頓

鶴識字

衛濟川養六鶴日以粥飯啖之三年識字濟川檢書皆使鶴銜取之無差

梨花洗粧

洛陽梨花時人多携酒其下曰爲梨花洗粧或至買樹

怯夜幡

胡陽白檀寺幡刹日中有影月中無影不知何故因不
怯夜幡

田水聲

淵明嘗聞田水聲倚杖久聽歎曰秫稻已秀翠色染人
時剖胸襟一洗荆棘此水過吾師丈人矣

臥蛇

傅咸掌有臥蛇文指甲上隱起花草如雕刻是以文章

過人

桃花紙

楊炎在中書後閣糊窗用桃花紙塗以水油取其明甚

得意田

雲陽改氏值豐年則盡取金錢埋之九里皆滿曰有得
意田遂可棄無用金

一醉六日

張麟一醉六日嚼柱幾半

褰幄

長安士女游春野步遇名花則藉草而坐解褰四圍遮
繞如奕碁謂之褰幄

貯蘭

王維以黃磁斗貯蘭蕙養以綺石累年彌盛

春草

白樂天有姬善舞名春草

犀如意

虞世南以犀如意肥癢久之歎曰妨吾聲律半工夫

洗筆

白傅每一詩輒洗其筆

杜蘭香

神女杜蘭香降張碩碩問禱何如香曰消摩自可愈疾
淫祀無益

夢神

夢神曰趾離呼之而寢夢清而吉

書倉

曹會積石為倉以藏書名曹氏書倉

長七寸

李子昂長七寸

自負書劍

言事珠
凌倚隱衡山往來自負書劍削竹爲擔裹以烏氊筒既
死山僧取以供事

支琴

白傳用胡松節支琴

詩成裁窻紙

段九章詩成無紙就窻裁故紙連綴用之九章字惠文

弄葫蘆成詩

王筠好弄葫蘆每吟詠則注水於葫蘆傾已復注若擲
之於地則詩成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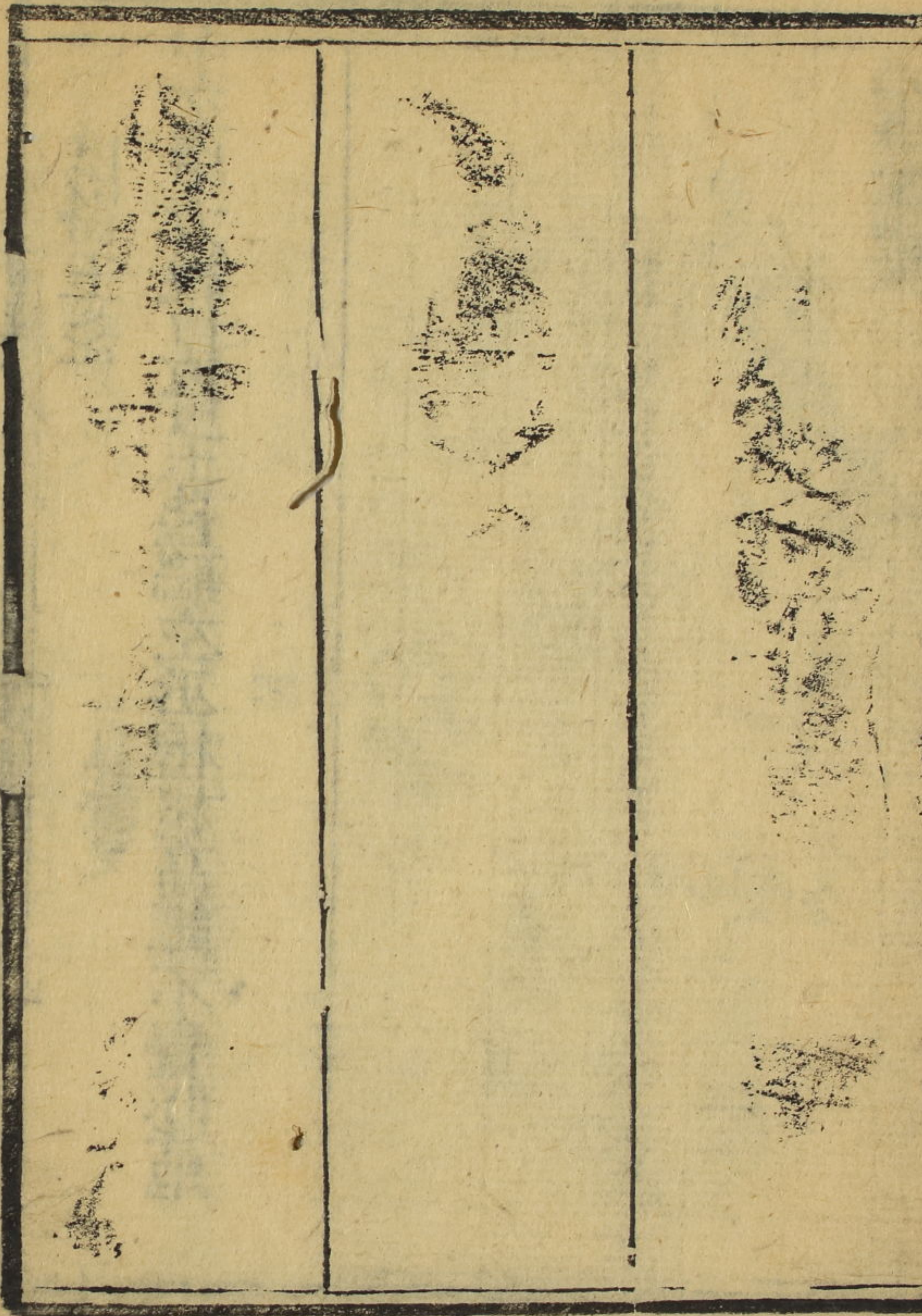
崑崙玉蓋

宇文卓方執崑崙玉蓋聽左丞檀超高譚不覺墜地

記事珠終

卷六

集



諧謔錄

蹲鴟

唐 朱揆纂

張九齡知蕭昉不學故相調謔一日送芋書稱蹲鴟蕭
 答云損芋拜嘉惟蹲鴟未至耳然僕家多怪亦不願見
 此惡鳥也九齡以書示客滿坐大笑

狗枷犢鼻

江夏王義恭性愛古物常遍就朝士求之侍中何勗已
 有所送而王徵索不已何甚不平嘗出行于道中見狗

柳犢鼻乃命左右取之還以箱擎送之賤曰承復須古物今奉李斯狗柳相如犢鼻

鴨姓奚

客有曰大姓盧雞姓朱沈尚書曰雞既姓朱則鴨姓奚也坐上一人謂鴨姓奚至今傳之

戲作

唐道士程子賓登華山上方偶有顛僕郎中宇文翰致書戲之曰不知上得不得且怪懸之又懸

謔夢

符堅將欲南伐夢滿城出菜又地東南傾其占曰菜多難為醬東南傾江左不得平也

浣溪沙孔子

唐宰相孔緯嘗拜官教坊伶人繼至求利市有石野猪獨行先到有所賜乃謂曰宅中甚闕不得厚致若見諸野猪幸勿言也復有一伶至乃索其笛指疑問曰何者是浣溪沙孔子伶大笑之

大虫老鼠

陸長源以舊德為宣武軍行司馬韓愈為巡官同在使

幕或譏年輩相懸陸曰大蟲老鼠俱為十二屬何怪之有

雌甲辰

裴晉公度在相位日有人寄槐癭一枚欲削為枕時郎中庾威世稱博物召請別之庾捧玩良久白曰此槐癭是雌樹生者恐不堪用裴曰郎中甲子多少庾曰某與令公同是甲辰生公笑曰郎中便是雌甲辰

負枷

隋河間劉焯與從姪炫並有儒學俱犯法被禁縣吏不

知其大儒也咸與枷著焯曰見丈柳中坐而不見家炫曰亦終日負枷坐而不見婦

蒼蒼在髻

齊主客郎頓丘李恕身短而袍長盧詢祖腰纏而帶急恕曰盧郎腰纏帶難直荅曰丈人身短袍易長恕又謂詢祖曰盧郎聰明必不壽荅曰見丈人蒼蒼在髻羞以自安

少卿

後魏孫紹歷職內外垂老始拜太府少卿謝曰靈太后

曰公年似太老紹重拜曰臣年雖老卿年大少后大笑曰是將正卿

戲白

有借界尺筆槽而破其槽者白其主人曰韓直木如常孤竹君無恙但半面之交忽然折節矣主人大笑

就溺

顧愷之痴信小術桓元嘗以柳葉給之曰此蟬翳葉也以自蔽人不見已愷之引葉自蔽元就溺焉愷之信其不見已以珍重之

蝦蟆

俗嘲云一跳八尺再跳丈六從春至夏裸袒相逐無地取作禱尾蕭蕭

嗜酒食

徐晦嗜酒沈傳師善食楊復云徐家肺沈家脾其安穩耶

眼中安障

方干作令嘲李主簿目翳曰只見門外着雞未見眼中安障

危詩

韓元與顧愷之同在仲堪坐共作危詩一叅軍云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仲堪抄一曰驚曰此太逼人因罷
三鹿郡公

袁利見為性頑獷方棠謂袁生已封三鹿郡公蓋譏其太荒疎也

姓木邊

桓伊詣王遵遵謂左右曰門何為通桓氏我聞人姓木邊便欲殺之況諸桓乎

畧不識字

人謂邢子才尊子大德大道畧不識字

却老先生

王僧虔晚年惡白髮一日對客左右進銅鑷僧虔曰却老先生至矣庶幾乎

長柄葫蘆

二陸初入洛詣劉道真初無他言惟問東吳有長柄葫蘆得種來不陸殊失望

八百錢烏

南陽太守張忠曰吾年往志盡禮如八百錢烏生死同價

醜婦效顰

劉季和性愛香常如劇還輒過香爐上主簿張坦曰人名公作俗人不虛也季和曰苟令君至人家坐席三日香坦曰醜婦效顰見者必走公欲其遁去耶季和大笑不櫛進士

關圖有妹能文每語人曰有一進士所恨不櫛耳

石發

魏時諸王及貴臣多服石菜皆稱石發乃有熱者亦云服石發熱時人多嫌其詐作富貴體有一人于市門前臥宛轉稱熱衆怪問之答曰我石發衆曰君何時服石曰我昨市米中有石食之今發衆人大笑

堯典

有人將虞永興手寫尚書與錢李尚書選曰經書那可與其人口前已是堯典舜典

噴嚏

元宗與諸王會食寧王對御坐歛一口飯直及龍顏上

曰寧哥何故錯喉幡綽曰此非錯喉是噴嚏

狂勝癡

吳興沈昭略性狂嘗醉遇瑯琊王約張目視之曰汝何肥而癡約曰汝何瘦而狂昭略撫掌大笑曰瘦已勝肥狂又勝癡

驢寧勝馬

晉諸葛恢與丞相王導共爭姓族先後王曰何以不言葛王而言王葛答曰譬如言驢馬驢寧勝馬也故是一鳳

鄧艾口吃語稱艾艾晉文王戲之曰艾艾為是幾艾對曰鳳兮鳳兮故是一鳳

山驢王

梁祖曰趙崇是輕薄圓頭於鄂州坐上佯不識路嗚呼為山驢王

漸至佳境

顧長康啖甘蔗先食尾人問所以云漸至佳境

我曬書

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臥人問其故答曰我曬書

破蠶

破蠶者因官妓惡蠶坐客爭記虱事戲之因纂成錄

所出同

孫權使太子嘲恪曰諸葛元遜食馬矢一石恪答曰臣得戲君子得戲父乞令太子食雞卵三百枚上問恪曰人令君食馬矢君令人食雞卵何也恪答曰所出同耳
牛羊下來

侯白好俳謔一日楊素與牛宏退朝白語之曰日之夕矣素曰以我為牛羊下來耶

投簣

漢人適吳吳人食筍問何物曰竹也歸者其簣不熟曰吳人欺我哉

食鹽醋

盧相遇不食鹽醋同列問之足下不食鹽醋何堪邁笑曰足下終日食鹽醋復又何堪

阿婆舞

鄭儉出妓以宴趙紳而舞者年已長伶人孫子多獻口號云相公經文復經武常侍好今兼好古昔日曾聞阿

武歌今日親見阿婆舞。

劫墓賊

廖凝覽裴說經杜工部墓詩曰擬鑿孤墳破重教大雅
生笑曰裴說劫墓賊耳

奉佛

二郗奉道二何奉佛皆以財賄謝中郎云二郗諂於道
二何佞於佛

似舅

桓豹奴是王丹陽外甥形似其舅桓甚諱之宣武云不

桓相似時似耳恒似是形時似是神相逾不說

諧噱錄終

諧噱錄

上

二集

言明
九
二集

義山雜纂

必不來

唐李商隱

醉客逃席

客作偷物去

追王侯家人

把棒呼狗

窮措大喚妓女

不相稱

窮波斯

人

不解飲弟子

庾人相撲

肥大新婦

先生不識字

屠家念經

社長乘涼轎

老翁八媚字

義山雜纂

二集

羞不出

新婦失禮

尼姑懷孕

相撲人面腫

富人乍貧

處子犯物議

重孝醉酒

怕人知

匿人子女

犯人愛寵

透稅

賊贓

不嫌

饑得粗食

徒行得劣馬

行久得坐次

渴飲冷漿

行急得小船

遇雨得小屋

遲滯

新婦見客

窮漢釀率

貧家嫁娶

謁致仕官

孕婦行步

不得已

忍病飲酒

大暑赴會

掩意打兒女

流汗行禮

忍痛灼艾

為妻罵愛寵

冒暑迎謁

老乞休致

窮寺院待客

相似

京官似冬瓜暗長

鴉似措大饑寒則吟

印似嬰兒常隨身

縣官似虎動則害人

長山在真

二集

尼姑似鼠人深處

燕似尼姑有伴方行

婢似猫暖處便住

不如不解

措大解音則廢業

婦人解詩則犯物議

僧解飲則犯戒

劣奴解識字則作過

子弟解燒煉則貧

士人解手藝則卑污

惡不久

夫婦爭小事

罵愛寵

大僚門客發怒

賊濫官打罵公人

姦汚僧尼罵行童

惱人

遇佳味脾家不和

終夜歡飲酒罇却空

方謁上官忽背癢

賭博方勝油盡難尋

淘井漢急屎尿

遣不去無賴窮親

失本體

不學盤遺書題失子弟體

吊孝不哀失凶禮體

不收拾碗器家事口中不喃喃失老婢體

送客不出門失主人體

不闌腰不持刀砧失厨子體

不點檢學生作課念書失先生體

不口打口罵失節級體

早晚不點檢門戶家私失家長體

僕子著鞋襪衣服寬長失僕子體

逃席後不傳語謝主人失客體

唱小唱行步遲緩失武官體

隔壁聞語

說所送物好還麼必是不佳

新娶婦却道是前緣必是醜

說太公八十遇文王必是窮

說食祿有地必是差遣不好

說隨家豐儉必是待客不成禮數

說屋子住得恰好必是小狹

咒罵祖先必是家計不成

富貴相

駿馬嘶 蠟燭淚 栗子皮 荔枝殼 落花飛

鶯燕語 讀書聲 遺下花鈿 高樓上吹笛

擣藥碾茶聲

謾人語

說風塵有情

說燒煉致富

說在官課績

說主上見知

說所入莊課

說愛寵年紀小

窮縣說官清

自說勤苦讀書

誇說器皿價例

酸寒

山縣移市

村縣喝道

村縣待賓

驪鳴村中

村漢呼雞

村漢著新衣

牛背吹笛

乞兒驅儼

散樂打單枝鼓

不快意

鈍刀切物

破帆使風

樹陰遮景致

築墻遮山

花時無酒

暑月背風排筵

惶愧

犯人忌諱

遇見讐家

欠債不償還主

參謁失禮

醒後聞醉語

殺風景

花間喝道

看花淚下

堂上鋪席

斫却垂楊

花下曬毬

游春重載

石筍繫馬

月下把火

妓筵說俗事

果園種菜

背山起樓

花架下養雞鴨

不忍聞

孤館猿啼

市井穢語

旅店秋砧聲

少婦哭夫

老人哭子

落第後喜鵲

乞兒夜號

居喪聞喪聲

總及第便卒

虛度

花時多病

好時節福迫

閨宦娶美婦

貧家節日

好家業不和

貧家好花樹

好景不吟

好廳館不作會

不可過

夏月肥漢

入舍妻惡

遭貧酷上官

惡俗同僚

大暑涉長途

對粗人久坐

舟中雨漏

茅屋下穢濕

守令好尋事

難容

僧道對風塵笑語

僕人學措大體段

卑幼傲尊長

僕妾推言語

武人村夫學書語

意想

冬月著碧衣似寒

入神廟若見鬼

重幙下似有人

見水心中涼

惡模樣

作客與人相爭罵

對大僚食啣

夏月見紅似熱

腹大師尼似有孕

過屠家覺羶

見梅齒軟

打球墜馬

僧尼新還俗

筵上亂叫喚

著鞋臥人床

作客踏翻臺卓

嚼殘魚肉置盤上

不達時宜

下賤人前談經史

認他高貴為親

殘食還主人

誇男女伎倆

搥奪人話柄

未語先笑

對丈人丈母唱豔曲

匕箸在羹碗上

向娼婦吟詩

將主人酒食作人情

將男女赴席

獎男女嬌駸

筵上包彈品味

強學時樣妝束

食後不起妨主人

問主人魚肉價

與寡婦認親往來

喫他飲食不謙讓

借他物令自來取

入人房闖取人物看

得人恩不思報

向人花園採果

窮漢說大話

家貧學富人

作客自呼賓

暑月排筵久坐

悶損人

請貴客不來

惡客不請自來

被醉人纏住不放

物賤無錢買

出門逢債主

與讐家對坐

大暑逢惡客

美妾妬妻

癡頑

有錢不還債

知過不能改

見他言語強恠

見人文字強評騭

自不知過強恠人

把酒犯令不受罰

家貧強作富貴相

愚昧

背面說人過

好說人家密事

棄家耽酒

有好酒食作賤

三頭二面趨奉人

說六親過惡與外人

父母在索妻分析

會聚不識尊長位次

有憾於人望人恕

有患於人望人報

時人漸顛狂

無故讐妬他人

酒後呼鬼神

孝子說歌令

重孝鬪雞走馬

讐記恩門

長大漢放風箏

養閒漢出入

婦女出街坊罵詈

賣田丁占凶

將田宅與人作保

非禮

呼兒孫表德

母在呼身作潛陽

對父母呼妻弟

聽妻語惟尊長

祭亡人却勸樂

徑入他人房闖

枉屈

好父母無好子

好兒無好婦

好女無好婿

有錢不會使

好衣不會著

好廳館不灑掃

有定帛不裝著

好顏色不解正配

好妾驅使重難事

惜錢有病不醫

男女長成不教

家藏書不解讀

明月夜早睡

有好花不吟詩酌酒

近好山水不遊玩

有美味慳藏臭腐

清要官自犯賊罪

有美質懶惰廢業

權在手不作好事

年少時好聞不習事

不祥

臥喫食

無事嗟歎

臥床上唱曲

露頂喫食

露頂寫字

牽父母作咒誓

搥胸罵人

薦上坐

對日月大小便散髮

未食碗中先插匙箸

須貧

家有懶婦

早臥晚起

養子不及父

作債追陪

倉庫不點檢

莊園不收拾

拋撒飲食

愛賭博飲酒

漫藏無用物

狼籍米穀

棄業逐染

家事不愛惜

多蓄愛寵 好遷移不止 好結納權貴
 慳不中禮 物貴爭買 物賤反不買
 多作淫巧 遮蓋家人作非為事

必富

勤求儉用 見善廣學 常點檢家事

不迷酒色 不欠債負 奴婢解耕織

夜眠早起 家養六畜 耕作不失時

及時收藏 子弟一心 主母不信佛

諸婦和諧 不嫌粗辣 財物有簿籍

積少成多 買賣不失時 物料不作踐

有智能

立性有守 密事機藏 結交有智人

臨事覺悟 酒後不多語 避他人忌諱

博古知今 不習賤劣事 不妄自逞能

尊敬有德 不親近小人 不妄信奴僕

八門問諱 入境問風俗 夜間常醒睡

有疑問人 不共愚人爭是非

教子

習祖業

立言不回

知禮義廉耻

精修六藝

談對明敏

進退威儀

忠良恭儉

孝敬慈惠

博學廣覽

交遊賢者

不事嬉遊

有守

遇事有知識

教女

習女工

議論酒食

溫良恭儉

修飾容儀

學書學算

小心軟語

閨房貞潔

不唱詞曲

聞事不傳

善事尊長

失去就

卸起帽共人言語

罵他人家奴婢

鑽壁窺人家

不敲門直入人家

席面上不慎涕唾

主人未請先上廳坐

開人家盤盒書啟

主人未攝食先舉箸

眾食未了先卸箸

探手闖坐取物

強會

見他文籍強披覽

見他被馬逞乘馳

見他弓矢強彈射

見他物件強評價色

見他文字強彈駁

見他人家事強處置

見他鬪打強助拳

見他評論強斷是非

無見識

不說事因先罵人

不問道理隨人做事

俗人學僧家道場

遇事不分別是非

縱兒子學樂藝

縱兒子籠養

男兒學女工

要小下便宜

不得飲酒至醉

不得徇入寡婦人家

不得黑暗獨行

不得與無賴子往還

不得戲取物不言

不得開人私書

不得借人物用經旬不還

雜纂終

龍城錄

唐 柳宗元撰

吳嶠精明天文

吳嶠，雲溪人也。年十三，作道士。時煬帝元年，過鄴中，告其令曰：中星不守，大微三君有嫌，而旺氣流萃於秦地。子知之乎？令不之信。至神堯即位，方知不誣。嶠精明天文，即袁天罡之師也。

魏徵嗜醋芹

魏左相忠言讜論，贊襄萬機，誠社稷臣。有日退朝，太宗

笑謂侍臣曰此羊鼻公不知遺何好而能動其情侍臣曰魏徵好嗜醋芹每食之欣然稱快此見其真態也明日召賜食有醋芹三杯公見之欣喜翼然食未竟而芹已盡太宗笑曰卿謂無所好今朕見之矣公拜謝曰君無為故無所好臣執作從事獨僻此收斂物太宗默而感之公退太宗仰視而三歎之

上帝追攝王遠知易總

上元中台州一道士王遠知善易於觀感間曲盡微妙善知人死生禍福作易總十五卷世秘其本一日因曝

書雷雨忽至陰雲騰昏直人臥內雷殷殷然赤電遠室冥霧中一老人下身所衣服但認青翠莫識其制作也遠知焚香再拜伏地若有所待老人叱起怒曰所泄者書何在上帝命吾攝六丁雷電追取遠知方惶懼據地起旁有六人青衣已捧書立矣老人責曰上方禁文自有飛天保衛玉笈金科秘藏元都汝是何者輒混藏緗帙據其所得實以告我遠知戰慄對曰青邱元老以臣不逮故傳授焉老人頷曰上帝敕下汝仙品已及於授度期展二十四年二紀數也遠知拜命次旋風颯

龍城金 二集
起坼帷裂幙時已二鼓明月在東星斗燦然俱無影響
所取將書乃易總耳遠知志頗自失後閉戶不出經歲
不食人因窺閨中但聞勸酌交歡竟不知爲誰也光定
中召至京王清觀安泊間或逃去如此者數次天后封
金紫光祿大夫但笑而不謝一日告殂遺言屍赴東流
湍水中天后不允其語敕葬開明原上後長壽中台州
有人過海阻風飄蕩船欲圻妄行不知所止忽見畫船
一葉渺自天未來驚視之乃遠知也漸相近台人拜而
呼之遠知曰君陟險何至於此告台人此洋海之東十

萬里也台人問歸計奈何遠知曰借子迅風正西一夕
可到登州爲傳語天壇觀張光道台人既辭去舟回
如飛羽但覺風習習而過明日至登州方知遠知死久
矣訪天壇道士其徒云死兩日矣方驗二人皆仙去

武居常有身後名

武居常天后高祖也少時遊洛下人呼爲猴頰郎以居
常頤下有鬚若猿頰也其上有四牀一日伊水上遇一
丐者曰郎君當有身後名而骨法當刑然有女當八十
年後起家暴貴尋亦沒微居常不信後卒如言丐者豈

非異人乎

房元齡為相無嗣

房元齡來買卜成都日者笑而掩象曰公知名當世為時賢相奈無嗣相紹何公怒時遣直已三歲在側日者顧指曰此兒此兒絕房氏者此也公大悵而還後皆信然也

韓仲卿夢曹子建索序

韓仲卿一日夢一烏幘少年風姿磊落神仙人也拜求仲卿言某有文集在建鄴李氏公當名出一時肯為我

討是文而序之俾我亦陰報耳仲卿諾之去復回曰我曹植子建也仲卿既寤檢鄴中書得子建集分為十卷異而序之即仲卿作也

趙師雄醉憩梅花下

隋開皇中趙師雄遷羅浮一日天寒日暮在醉醒間因憩僕車於松林間酒肆傍舍見一女人淡粧素服出迓師雄時已昏黑殘雪未消月色微明師雄喜之與之語但覺芳香襲人語言極清麗因與之扣酒家門得數杯相與共飲少頃有一綠衣童子來笑歌戲舞亦自可觀

師雄醉寐，但覺風寒相襲，久之，東方已白，師雄起視，乃在大梅花樹下，上有翠羽啾嘈相顧，月落參橫，但惆悵而已。

李太白得仙

退之嘗言李太白得仙去，元和初，有人自北海來，見太白與一道士在高山，上笑語久之，頃道士於碧霧中跨赤虬而去，太白躡身，確步追及，共乘之而東去，此亦可駭也。

韓退之夢吞丹篆

退之常說少時夢人與丹篆一卷，令強吞之，傍一人撫掌而笑，覺後亦似胸中如物噎，經數日方無恙，記其上「一兩」字筆勢非人間書也，後識孟郊，似與之曰：「熟思之，乃夢中傍笑者信乎相契如此。」

寧王畫馬化去

寧王善畫馬，開元興慶池南華萼樓下，壁上有六馬，凌塵圖，內明皇最眷愛，玉面花驄，謂無纖悉不備，風鬣霧鬣，信偉如也，後壁唯有五馬，其一者失去，信知神妙將變化俱也。

含元殿丹石隱語

開元末含元殿火去基下出丹石上有隱語不可知于天漢二年赤光生粟木下有子傷心遇酷此亦不能手也

景州龍見三頭

開元四年景州水中見一龍三頭時虜中大水後一日有風自龍見處西南來飛屋拔木半晝暝

神堯皇帝破龍門城

神堯皇帝拜河東節度使九月領大使擊龍門賊毋端

兒夜過韓津口時明月方出日霧初澄於小橋下有人語言明日毋大郎死我輩勤亦不少矣神堯停馬問二人再拜起泣曰某二人漢兵也昨奉東嶽命嶽神嘗押七十人付龍門助將軍討賊某二人尸骨在此因少憩於此亦自感傷兼欲先知於將軍耳神堯訝其言深切詢其姓氏但笑謝言將軍貴人也某僕卒之賤分不當逾言訖蒼惶辭去言大隊至矣倏忽不見傾疾風如矢風塵蔽天而過神堯默喜之明日破賊發七十二矢皆中而復得其矢信知聖王所向至靈亦先爲佐佑焉

明皇夢遊廣寒宮

開元六年上皇與申天師道士鴻都客八月望日夜因天師作術三人同在雲上遊月中過一大門在玉光中飛浮宮殿往來無定寒氣逼人露濡衣袖皆濕頃見大官府榜曰廣寒清虛之府其守門兵衛甚嚴白刃粲然望之如凝雪時三人皆止其下不得入天師引上白起躡身如在烟霧中下視王城崔巍但聞清香靈鬱視下若萬里琉璃之田其間見有仙人道士乘雲駕鶴往來若遊戲少焉步向前覺翠色冷光相射目眩極寒不

可進下見有素娥十餘人皆皓衣乘白鸞往來舞笑於廣陵大桂樹之下又聽樂音嘈雜亦甚清麗上皇素解音律熟覽而意已傳頃天師亟欲歸三人下若旋風忽悟若醉中夢迺爾次夜上皇欲再求往天師但笑謝而不允上皇因想素娥風中飛舞袖被編律成音製霓裳羽衣舞曲自古洎今清麗無復加於是矣

任中宣夢水鏡持鏡

長安任中宣家素畜寶鏡謂之飛精識者謂是三代物後有八字僅可曉然近繡篆云水銀陰精百鍊成鏡詢

所得云商山樵者石下得之後中宣南驚洞庭風浪洶然因泊舟夢一道士赤衣乘龍詣中宣言此鏡乃水府至寶出世有期今當歸我矣中宣因問姓氏但笑而不答持鏡而去夢迴亟視篋中已失所在

夜坐談鬼而怪至

君誨嘗夜坐與退之余三人談鬼神變化時風雪寒甚牕外點點火明若流螢須臾千萬點不可數度頃入室中或爲圓鏡飛度往來乍離乍合變爲人聲去而三人中雖退之剛直亦爲之動顏君誨與余但旬旬掩目前

席而已信乎俗諺曰白日無談人談人則害生昏夜無談鬼談鬼則怪至亦知言也余三人後皆不利

裴武公夜得鬼詩而化爲燼

開元末裴武公軍夜宿武休帳前見一伶胃者擲一紙書而去武公取視乃四韻詩云屢策羸驂歷亂岫叢嵐映日晝如暎長橋駕險浮天漢危棧通岐觸岫雲却念淮陰還得計又嗟忠武不堪聞廢典盡係前生數休倚英雄勇冠軍武公得詩大不悅紙隨手落爲燼信知鬼物所製也出師大不利武公射中臆下病月餘薨

房元齡有大譽

房元齡幼穉日王通說其文謂此細眼奴非立忠志則為亂賊輔帝者則為儒師雖有大譽矣

閣立本有丹青之譽

閣立本畫宣王吉日圖太宗文皇帝尚為題中諸公皆議論東都從幸上山示圖於諸臣稱為越絕前世已而忽藏於衣袖笑謝而退自是立本有丹青之譽

王宏善為八體書

王宏濟南人太宗幼日同學因問為八體書太宗既即

極因訪宏而鄉人竟傳隱去是亦子陵之徒歟

張昶著龍山史記注

沈休文有龍山史記注即張昶著昶後漢末大儒而世亦不稱譽余少時江南李育之來訪余求進此文後為火所焚更不復得豈斯文天欲秘者耶

龍城無妖邪之怪

柳州舊有鬼名五通余始到不之信一日因發篋易衣盡為灰燼余乃為文醮訴於帝帝懇我心遂爾龍城絕妖邪之怪而庶士亦得以寧也

王漸作孝經義

國初有孝子王漸作孝經義成五十卷事亦該備而漸性鄙朴凡鄉里有鬪訟漸卽詣門高聲誦義一卷反爲漸謝後有病者卽請漸來誦書尋亦得愈其名藹然余時過汴州適會路逢一老人亦談此事頗亦敬其誠也

晉哀帝著書深闢至理

晉哀帝著丹青符經五卷丹臺錄三卷青符子卽神耶先生也深闢至理而近世有胡宗道海上方士得其術

老叟講明種藝之言

余南遷度高鄉道逢老叟帥年少於路次請明種藝其言深耕穡種時耘時耨却牛馬之踐履去螟螣之戕害勤以朝夕滋之糞土而有秋之利益富有年矣告夫堯湯之水旱霜雹之不時則在夫天也余感此言將書諸紳費於治民理生者無所施而不可而又至言也

李明叔精明古器

建康李生名照字明叔真可人書生好古博雅者一日就刺師謁余裹飯從游於溱澗之間此人宦意畏巧而淡然蔽於古器凡自戰國洎於蕭梁之間譜所載者十

音切金
得五六而皆精製奇巧後世莫追然生頗爲文思瀟設
馭勤求古器心在於文思間亦足以超偉於當代也

賈誼著書仙去

賈誼河陽人字師道與余先人同室讀書爲人謹順少
調官河南尉才吏也後五十歲棄家隱伊陽小水鄉和
樂村鳴臯山中著書二十卷號鳴臯子邈年不知其所
終山中人竟言仙去然訛幻莫之信也有子鍊字子美
亦有才然不逮於父風

開元藏書七萬卷

有唐惟開元最備文籍集賢院所藏至七萬卷當時之
學士蓋爲楮無量裴煜之鄭譟馬懷素張說佚行水陸
堅康子元鞏凡四十七人分司典籍靡有闕文西賊遽
興兵火交紊兩都灰燼無存惜哉

明皇識射覆之術

上皇始平內亂在官所與道士馮存澄因射復得卦曰
合因又得卦曰斬關又得卦曰鑄印乘軒存澄啓謝曰
昔此卦三靈爲最善黃帝勝炎帝而羣得之所謂合因
斬關鑄印乘軒始當果斷終得嗣天上皇掩其口曰止

青坡金
矣默識之矣後卽位應其術焉

明皇夢姚宋當爲相

上皇初登極夢二龍一符自紅霧中來上大隸姚崇宋璟四字勃之兩大樹上宛延而去夢廻上召中王圓兆王進曰爾木相也二人名爲天遣龍致於樹卽知崇璟當爲輔相兆矣上歎異之

太宗沈書於滹沱

太宗文皇帝平王世充於圖籍有交關語言構怨連結文書數百事太宗命敎如晦掌之如晦復稟上當如何

太宗曰付諸曹吏行頃聞於外有大臣將目盡者上乃復取文書背裏一物擬石重上親裏百重命中使沈滹沱中更不復省此與光武焚交謗數于章者何異

尹知章夢持巨鑿破其腹

尹知章字文叔絲州翼城人少時性情夢一赤衣人持巨鑿破其腹若肉草茹於心中痛甚驚寤自後聰敏爲流輩所尊開元中張說表諸朝上召見延英上問曹植幽思賦何爲遠取景物爲句意旨安在知章對以植所謂賦作不徒然若倚高臺之曲謁望且重也處幽僻之

閑深位至卑也望翔雲之悠悠嗟朝露而夕陰以爲物
無止定之意而上多改易也顧秋華之零落歲將暮也
感歲暮而傷心年將易也觀躍魚於南沼使智者居於
明非得志也聆鳴鶴於北林怨且和也搦素筆而慷慨
守文而感也揚太雅之哀吟憫其時也仰清風以嘆息
思濯煩也寄予思於悲絕志在古也信有心而在遠措
者大也重登高以臨川及上下也何余心之煩錯寧論
墨之能傳意不盡也此幽思所以賦也上敬異之擢禮
部侍郎集賢院正字

高皇帝之賞牡丹

高皇帝御羣臣賦宴賞雙頭牡丹詩惟上官昭容一聯
爲絕麗所謂勢如連壁友心若吳蘭人者使夫婉兒稍
知義訓亦足爲賢婦人而稱量天下何足道哉此禍成
所以無赦於死也有文集一百卷行於世

魏證善治酒

魏左相能治酒有名曰醽醁證常以大金甕內貯盛
十年飲不歇其味卽世所未有太宗文皇帝嘗有詩賜
公稱醽醁勝蘭生翠濤過玉薤于日醉不醒十年味不

敗蘭生卽漢武百味旨酒也。玉薤煬帝酒名。公此酒本
學釀於西胡人。豈非得大宛之法。司馬遷所謂富人藏
萬石葡萄酒。數十歲不敗者乎。

裴令公訓子

裴令公常訓其子。凡吾輩但可文種無絕。然其間有成
功能。致身爲萬乘之相。則天也。

華陽洞小兒化爲龍

茅山隱士吳綽。素擅潔譽。神鳳初。因採藥於華陽洞口。
見一小兒。手把大珠三顆。其色瑩然。戲於松下。綽見之。

因前詢誰氏子。見綽忙入洞中。綽恐爲虎所害。遂連呼
相從。人欲救之。行不三十步。見兒化作龍形。一手握三
珠。填左耳中。綽素剛膽。以藥斧斫之。落左耳。而三珠已
失所在。龍亦不見。出不十餘步。洞門閉矣。綽後上皇封
素養先生。此語賈宣伯說。

賈宣伯有治三蟲之藥

賈宣伯有神藥。能治三蟲。止蒸黃柏木。以熟酒沃之。別
無他味。一日過松江。得巨魚。置於水罾中。因投水刀圭。
藥魚引罾中。卽死。取視。則見八足若爪。利焉。後吳江有

怪土人謂蛟爲害，宣伯以數刀圭投潭中，明旦老蛟死，浮於水而水蟲莫知數，皆爲藥死。山人此藥云本受之於閻皂山王天師，乃何方耶？而涉海者亦或需焉。故書之。

李林甫以毒虐弄正權

惠州一娼女震厄，死於市衢，脇下有朱字，李林甫以毒虐弄正權，帝命列仙舉之，震之疑此女子偃月公後身耶？諺而可懼。元和元年六月也。

張復條山集論世外事

張復澧川人，飽書帙，作條山集三十卷，論世外事，此人兼得神鬼趣，隱不仕，有文集行于世。

羅池石刻

羅池北龍城勝地也，役者得白石，上微辨刻畫，云龍城柳神所守，驅厲鬼，山左首福土，氓制九醜，余得之不詳其理，特欲隱子於斯歟。

劉仲卿隱金華洞

賈宣伯愛金華山，卽今雙谿別界，其北有仙洞，俗呼爲劉先生隱息處，其內有三十六室，廣三十六里，石刻上

以松炬照之云劉嚴字仲卿漢室射聲校尉當恭顯之際極諫被貶於東陬隱迹於此莫知所終卽道士蕭至京所記也山口人特得玉篆牌俗傳劉仲卿每至中元日來降洞中州人祈福尋谿口邊得此者富巨富此亦未必爲然然仲卿亦梅子真之徒歟

趙昱斬蛟

趙昱字仲明與兄冕俱隱青城山從事道士李珣隋末煬帝知其賢徵召不起督讓益州太守臧賡強起昱至京師煬帝廢以上爵不就獨乞爲蜀太守帝從之拜嘉

州太守時犍爲潭中有老蛟爲害曰久截沒舟船蜀江人患之昱蒞政五月有小吏告是曾使人往青城山置藥渡江溺死者沒舟航七百艘昱大怒率甲士千人及州屬男一萬人夾江岸鼓噪聲振天地昱乃持刀沒水頃江水盡赤石岩半崩吼聲如雷昱左手執蛟首右手持刀奮波而出州人頂戴事爲神明隋末大亂潛以隱去不知所終時嘉陵漲溢水勢洶然蜀人思昱頃之見昱青霧中騎曰馬從數龍者見於波面場鞭而過州人爭呼之太宗文皇帝賜封神勇大將軍廟食灌江口歲

時民疾病禱之無不應上皇幸蜀加封赤城王又封顯
應侯昱斬蛟時年二十六珽傳仙去亦封佑應保慈先
生

宋單父種牡丹

洛人宋單父字仲儒善吟詩亦能種藝術凡牡丹變易
千種紅白鬪色人亦不能知其術上皇召至驪山植花
萬本色樣各不同賜金千餘兩人皆呼爲花師亦幻
世之絕藝也

龍城錄終

